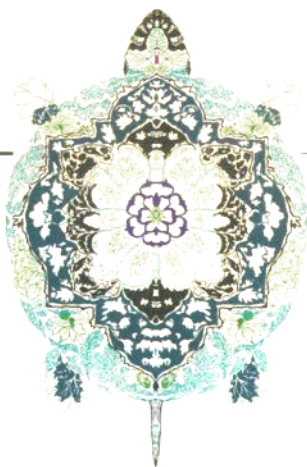


# 官场现形记

历览中国古代小说，有反贪官、颂清官的传统。直至一九〇三年，以小说之体裁，写官场之鬼域，中国小说史上，首次出现对做官，对官场，亦即对官僚体制的全面否定的作品，这就是『官场现形记』。它的问世，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。



中国古代四大讽刺小说

清 李宝嘉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出版说明

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之胜，清代优秀小说、对社会的认识、人物的描写和现实矛盾的揭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，传统文学以小说的形式出现了最后一个繁盛阶段。与《红楼梦》一样，处于中国文学史传统小说巅峰状态的不朽名作，就是我们这次选的《儒林外史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和《老残游记》这四部书，是中国传统文学最后辉煌的代表，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世精品。

与《红楼梦》同为划时代的小说巨著的《儒林外史》，是鲁迅先生极其推崇的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杰出的一部讽刺小说。作者吴敬梓（1701—1754）字敏轩，号木山老人，安徽全椒县人，出身于家门鼎盛的官宦之家。“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”。吴敬梓少时聪颖，才识过人，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。后来父亲去世，家道衰落。虽曾考取秀才，后被荐应博学鸿词考试，托病不就。在和官僚、绅士、名流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，吴敬梓逐渐看透了他们灵魂的真相，自己生活由富到贫的变化，更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，《儒林外史》所表现的是他亲身所见所闻。“讽刺的生命是真实”（鲁迅语），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。作者以自己对生活的深刻认识，把功名宦海中的沉浮变幻、富贵利禄中的人生百态，刻划得入木三分，真实地描绘出了一幅幅具有巨大震撼力量的社会生活画卷。全书一开始便指出：“人

生富贵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，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了性命去求他，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如嚼蜡。”并以此作为全书评价人物的标准，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，通过这些人物故事，深刻揭露了八股取试的种种弊端，讽刺了追求功名富贵、依附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儒林众生，以此为中心，鞭挞了封建官吏的昏庸、地主豪绅的贪吝，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，堪称为讽刺小说的绝唱。

《儒林外史》以高度的思想艺术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，到清朝末期，逐渐发展成“谴责小说”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正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国事濒危。中华民族灾难深重，中国人民在寄希望于清政府抵御外敌、及人民自发同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相继失败后，祖国陆沉、民族危急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一些有识之士，以小说为武器，揭露社会弊端，警醒世人，救亡图存，将对旧时代的苦恋与哀悼，变成了绝望的抨击。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和《儒林外史》，便是谴责小说中的杰出代表。

《官场现形记》，作者是李宝嘉（1867—1906），字伯元，南亭亭长、游戏主人、芋香等，江苏武进人，出身官僚世家，自幼随伯父辗转仕途，谙熟官场风习。1895年左右到上海创办报纸，是晚清小报的创始人之一，并主编《绣像小说》月刊。这期间接触了许多新东西，更加对清政府的腐朽不满，愤而为文，于1901—1906年间写下了《官场现形记》。作品揭露了官场的种种罪恶，触及了近代社会的矛盾，集中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统治机构内部的腐朽，是封建末世官场的百丑图。鲁迅先生说：“凡所叙述，皆迎合、钻营、朦混、罗掘、倾轧等故事，兼及士人热心于做吏，及官吏闺中之隐情。头绪既繁，角色复

夥，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，亦即与其人俱讫，若断若续，与《儒林外史》略同。”书中各式各样的官僚人物，皆为新官发财，并为此而不择手段：大至出卖矿产、吞没救灾款，小至借生日、办喜事大捞钱财；有的把亲生女儿送给好色上司以保位升官；有的让老婆拜大官的小丫头做干娘；……如此种种，作品以惊人的写实笔墨刻画出一系列官僚的丑态，是清末“谴责小说”中最早、最有代表性的一部。
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作者吴淞尧（1866—1910），字小尧，又字茧人，笔名我佛山人，广东南海县人，没落世家子弟。1897年到上海，常为报纸撰写文章，戊戌变法后，如约开始为梁启超主办的《新小说》写长篇小说，包括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写的是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04年前后这二十多年，描绘了二十年间所见官场、商场、洋场上的种种可耻现状，作者对清末官场的黑暗、腐败、洋场上群魔乱舞，清政府却又畏洋如虎的现实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批判；在回顾二十多年历史时，却又心境悲凉，声称：“不知此茫茫大地，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，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，（第一回）面对晚清千疮百孔的社会，小说中流露出明显的伤感情绪。较同时代作家、作品描写范围广泛，结构严谨，语言辛辣，然则不用婉转含蓄之笔。

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（1857—1909），字铁云，号鸿都百炼生，江苏丹徒人，出生宦官家庭，注重经世致用之学，曾做过医生、商人、工业家，本想过实业救国，按照资本主义模式改造中国，以达到富国利民的目的，但又反对民主革命，维护封建帝制。《老残游记》通过一个自称老残的江湖游医在行医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，反映清末的社会现实，揭露所谓“清

## 出版说明

---

官”的暴政，谴责清廷黑暗的恐怖统治；表现了作者的见解和信仰，抨击官吏的误国害民，描写范围不是很广，但却较有深度。如在第十六回中说：“赃官可恨人人知之，清官尤可恨，人多不知。盖赃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为恶；清官以自为我不要钱，何所不可？……历事小说皆揭赃官之恶，有揭清官之恶者，自《老残游记》始。通过写“清官”害民，揭示出封建政权的性质。同时，作品写景状物自然逼真，叙事绘声绘色，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，有极强的可读性。

我们这里所选的这套讽刺谴责名著，实际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，亦是人们的必备藏书。此次出版，请专家精心整理，既保持了原版风貌，又注重了当代一流的装帧印制，便于读者阅读，又极具收藏价值，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编者

1999年3月

# 目 录

## 第 一 回

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..... (1)

## 第 二 回

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..... (8)

## 第 三 回

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..... (16)

## 第 四 回

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..... (24)

## 第 五 回

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..... (31)

## 第 六 回

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..... (40)

## 第 七 回

宴洋官中丞姻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..... (49)

## 第 八 回

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投无路 ..... (58)

## 第 九 回

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..... (67)

## 第 十 回

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..... (75)

### 第十一回

穷佐杂黄绶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..... (84)

### 第十二回

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..... (94)

### 第十三回

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..... (103)

### 第十四回

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..... (113)

### 第十五回

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..... (124)

### 第十六回

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..... (134)

### 第十七回

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..... (144)

### 第十八回

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..... (155)

### 第十九回

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..... (166)

### 第二十回

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..... (176)

### 第二十一回

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..... (185)

### 第二十二回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..... | (195) |
| <b>第二十三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..... | (204) |
| <b>第二十四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..... | (214) |
| <b>第二十五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..... | (225) |
| <b>第二十六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摸棱人惯说摸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..... | (235) |
| <b>第二十七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..... | (244) |
| <b>第二十八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..... | (252) |
| <b>第二十九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..... | (263) |
| <b>第三十回</b>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..... | (273) |
| <b>第三十一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..... | (286) |
| <b>第三十二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..... | (297) |
| <b>第三十三回</b>            |       |
|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..... | (308) |

### 第三十四回

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..... (320)

### 第三十五回

捐巨贲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珥发妙谗 ..... (331)

### 第三十六回

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..... (341)

### 第三十七回

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..... (353)

### 第三十八回

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..... (362)

### 第三十九回

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惑侠友 ..... (372)

### 第四十回

息坤戚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谏多才 ..... (381)

### 第四十一回

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..... (391)

### 第四十二回

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..... (399)

### 第四十三回

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..... (407)

### 第四十四回

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辮子两番争节礼 ..... (417)

### 第四十五回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撞受民词声名扫地     | 渥承宪暮气焰熏天 | (429) |
| <b>第四十六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    |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| (441) |
| <b>第四十七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    |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| (451) |
| <b>第四十八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    |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| (459) |
| <b>第四十九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    |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| (470) |
| <b>第五十回</b>  |          |       |
|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    |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| (481) |
| <b>第五十一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    |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| (494) |
| <b>第五十二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    |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| (506) |
| <b>第五十三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    |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| (517) |
| <b>第五十四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    |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| (527) |
| <b>第五十五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    | 递衙条州判苦求情 | (536) |
| <b>第五十六回</b> |          |       |
|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    |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| (548) |

**第五十七回**

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..... (562)

**第五十八回**

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..... (571)

**第五十九回**

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..... (582)

**第六十回**

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..... (591)

**附录 清代的官制** ..... (599)

## 第一回

###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

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，城南三十里地方，原有一个村庄，这庄内住的，只有赵、方二姓，并无他族。这庄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三十户人家。祖上世代务农。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，居然请了先生，教他儿子攻书；到他孙子，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。乡里人眼浅，看见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庄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来；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，姓方的瞧着眼热，有几家该钱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开一个学堂；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，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。这举人姓王名仁，因为上了年纪，也就绝意进取，到得乡间，尽心教授。不上几年，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：有的也会对个对儿；有的也会诌几句诗；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，竟把笔做了“开讲”。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阳，大家商议着，明年还请这个先生。王仁见馆地蝉联，心中自是欢喜。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，他父亲叫方必开。他家门前，原有两棵合抱大树，分列左右，因此乡下人都叫他“大树头方家”。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，便说自明年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是年正值“大比之年”，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。考罢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说。到了重阳过后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梦之中，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，大家被他惊醒。开门看处，只见一群人，簇拥着向西而去。仔细一打听，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。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，得了这个信息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。只见有一群人，头上戴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。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。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，一头看，一头念道：“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，报喜人卜连元。”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。正在那里咂嘴弄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声“亲家”。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许给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见是太亲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门外头，当街趴下，嗵咚嗵咚地磕了三个头。赵老头儿还礼不迭，赶忙扶他起来。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说道：“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？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，是再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

王老先生饭后无事，走到书房，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，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‘下雨’两个字。我想着，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，说是什么‘出太阳’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，说道：“‘下雨’两个字，‘出太阳’三个字，虽然差了点，总算口气还好，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。”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？”赵老头儿道：“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记这回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约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。亲家，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。将来望你们令郎，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。”方必开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喜；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方才告别回家。

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，家里人摆上饭来，叫他吃也不吃；却是自己一个人，背着手，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，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，什么“捷报贵府少老爷”，什么“报喜人卜送元”。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。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，晓得其中奥妙。听了听，就说：“这是报条上的话，他不住的念这个，却是何故？”低头一想：“明白了：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，东家见了眼馋，又勾起那痴迷心窍老毛病来了。”忙叫老三：“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，别叫他在风地里吹。”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。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先生忙忙还礼不迭。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，一面嘴里说：“东翁，有话好讲，这从那里说起！”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，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，就拿手指着老三，问道：“东翁，你是为了他么？”方必开点点头儿。王仁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去拉了三的手，说道：“老三，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，是为的谁呀？”老三回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王仁道：“为的是你。”老三说：“为我什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没有听见说，不是你赵家大哥哥，他今儿中了举人么？”老三道：“他中他的，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虽说人家中举，与你无干，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。”老三道：“他辣他的，又与我甚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这就是你错了！”老三道：“我错甚么？”王仁道：“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，既然叫你读了书，自然望你巴结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，挣个举人回来。”老三道：“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？”王仁道：“中举之后，一路上去，中进士，拉翰林，好处多着哩！”老三道：“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王仁道：“拉了翰林就有官做。做了官就有钱赚；还要坐堂打人；出起门来，开锣喝道。阿唷唷，这些好处，不念书，不中举，那里来呢？”老三孩子虽小，听到“做了官就有钱赚”一句话，口虽不言，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。

闷了半天不作声。又停了一会子，忽然问道：“师傅，你也是举人，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”

那时候，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；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，他就哇的一声，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；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，驳的先生顿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，不往外吐了。直钩钩两只眼睛，瞅着先生，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。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面色很不好看；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着老三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！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与你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！我问你爸爸：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，这还了得！这个馆不能处了！一定要辞馆，一定要辞馆！”这方必开是从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，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，冲撞了他，惹出来的祸。但是满肚子的气，越发涌了上来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说说不出，急的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。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：“是个好些儿的，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，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。”王仁听了这话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；老三又哭又跳，闹的越发大了。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，赶了进来，拍了老三两下；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，赔了许多话；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赵老头儿，自从孙子中举，得意非凡。当下就有报房里人，三五成群，住在他家，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，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。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，叫他填写报条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，到城里雇的厨子，说要整猪整羊上供，还要炮手、乐工、礼生。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，一应乡、姻、世、族谊，都要请到。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，从此以后，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。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：自家门前两根，坟上两根，祠堂两根。又忙着做好一块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“孝廉第”三个字。想来想去，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；只有坟邻王乡绅，春秋二季下乡扫墓，曾经见过几面。因此渊源，就送去了一分厚礼，央告他写了三个字，连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门前，好不荣耀。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今的棉袍褂，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，见识有限，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，全亏他亲家，把他西宾王学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，才能这般的有条不紊。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，上写着：“谨择十月初三日，因小孙秋闱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。”下写：“赵大札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。”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“王大人”三个字，下面注着“城里石

牌楼进士第”八个小字。大家知道，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。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，无非是仰慕他，记挂他，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。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，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；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，好请他多住几天。帖子送去，王乡绅答应说来。赵老头儿不胜之喜。

有事便长，无话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赵家一门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，人仰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。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，打火烧水洗脸，换衣裳，吃早饭。诸事停当，已有辰牌时分，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。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，局股后头才是他爷爷，他爸爸，他叔子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进了祠堂门，有几个本家，都迎了出来；只有一个老汉，嘴上挂着两撇胡子，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，坐在那里不动。赵温一见，认得他是族长，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“大公公”。那老汉点点头儿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；单让他一个坐下，同他讲道：“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！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，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。听见老一辈子的讲，要中一个举，是很不容易呢；进去考的时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，站在龙门老等，帮着你抗考篮；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东西，怎么拿得动呢？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，坐在上面；底下围着多少判官，在那里写榜。阴间里中的是谁，阳间里的榜上也中谁，那是一点不会错的。到这时候，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阴间里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，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。大相公，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，真真是不容易呢。”

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，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。问是甚么事情，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，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，说：“他们到如今还不来！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！停会儿告诉王乡绅，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！”嘴里骂着，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，借他当扇子扇，摇来摇去，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，大家拿他抱怨。厨子回说：“我的爷！从早晨到如今，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，为的那一项！半个老钱没有瞧见，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。城里的大官大府、翰林、尚书，咱伺候过多少，没瞧过他这囚攘的暴发户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爷！开口王乡绅，闭口王乡绅，像他这样的老爷，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！”一面骂，一面把炒菜的勺子往地下一掼，说：“咱老子不做啦，等他送罢！”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；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，左说好话，右说好话，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，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，端上去摆供。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长陪祭，大众跟着磕头。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，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，不懂得这样的规矩；也有

先作揖，后磕头的，也有磕起头来，再作一个揖的。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，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。一时祭罢祠堂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但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，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。送的分子，倒也络绎不绝；顶多的一百铜钱，其余二十、三十也有，再少却亦没有了。

看看日头向西，人报王乡绅下来了。赵老头儿祖孙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；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，大家饿了肚皮，亦正等的不耐烦。忽然听说来了，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来。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，还没有走到门前，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，把牲口拢住，带至门前。王乡绅下车，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这里请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。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，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，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。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，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，所以也戴了红帽子、白顶子，穿着天青外褂，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，陪在下面；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，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。

王乡绅坐定，尚未开谈，先喊了一声“来”！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，答应了一声“者”！王乡绅就说：“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，交代了没有？”二爷未及回话，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，朝着王乡绅说：“又要你老破费了，这是断断不敢当的！”王乡绅那里肯依。赵老头儿无奈，只得收下，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。当下吃过一开茶，就叫开席。王乡绅一席居中；两傍虽有几席，都是穿草鞋，穿短打的一班人；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，都在天井里等着吃。这里送酒安席，一应规矩，赵老头儿全然不懂，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。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，王孝廉面西，方必开面东，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。

一时酒罢三巡，菜上五道。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，中出来的“闹墨”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当行。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，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，果然不出所料；足见文章有价，名下无虚。两人讲到得意之际，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。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做过一任监察御史，后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任在本县书院掌教。现在满桌的人，除王孝廉之外，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。赵温虽说新中举，无奈他是少年新进，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。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，到了此时，都变成“锯了嘴的葫芦”，只有执壶斟酒，举箸让菜，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。

王乡绅饮至半酣，文思泉涌，议论风生，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：“老侄，你估量着这‘制艺’一道，还有多少年的气运？”王孝廉一听这话，心中不解，一

句也答不上来；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，也不往嘴里送，只是睁着两只眼睛，望着王乡绅。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，说道：“这事说起来话长。国朝诸大家，是不用说了；单就我们陕西而论：一位路润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头入阁拜相的阁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，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，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！”一面说，一手指着赵家祖孙，嘴里又说道：“就以区区而论：记得那一年，我才十七岁，才学着开笔做文章，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，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；一部‘仁在堂文稿’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。我还记得，我一开手，他叫我读的就是‘制艺引全’，是引入入门的法子。一天只教我读半篇。因我记性不好，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载了下来，用紫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着头念，偏偏念死念不熟。为这上头，也不知捱了多少打，罚了多少跪，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。唉！虽然吃了多少苦，也还不算冤枉。”王孝廉接口道：“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，叫做‘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’，别的不讲，单是方才这几句话，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阅历，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有味。”王乡绅一听此言，不禁眉飞色舞，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，说道：“对了。老侄，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，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。现在我虽不求仕进，你也无意功名；你在乡下授徒，我在城中掌教，一样是替路先生弘宣教育，替我圣朝培养人才。这里头消长盈虚，关系甚重。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轻，这个重担，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。将来维持世运，历劫不磨。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，总是我们斯文一脉，将来昌明圣教，继往开来，舍我其谁？当仁不让。小子勉乎哉，小子勉乎哉！”说到这里，不觉闭着眼睛，颠头播脑起来。

赵温听了此言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他爷爷同方必开，起先尚懂得一二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；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，又做出许多痴像，笑又不敢笑，说又没得说。正在疑惑之际，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，吵闹起来。仔细一问，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，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，赵温的爸爸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，他在那里嫌少，争着要添。赵温的爸爸说：“你主人只送了二分银子，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；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，已经是格外的了。”二爷说：“脚钱不添，大远的奔来了，饭总要吃一碗。”赵温的爸爸不给他吃，他一定吵着要吃；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，厨子不答应，因此争吵起来，一直闹到堂屋里，王乡绅站起来骂：“王八蛋！没有王法的东西！”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，做好做歹，自己掏腰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，方才无话。坐定之后，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，嘴里说：“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，戒戒他二次才好！”究竟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，听了这话，连忙替他求情，说：“受了官刑的人，就是死了做了鬼，是一辈子不会超生的，这不毁了他吗。你老那里不阴功积